

南疆傳史

一
函
十
冊

蘇子船

PDG

釋史摭遺卷十三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文學儒行列傳

傅 山

應撝謙

林時對

黃宗羲

顧炎武

李 容

黃宗炎

弟宗會

於戲當其殘山賸水之局不有志節之士以品行勵人心以文章維世道則一綫之原幾於淪矣夫嗇廬潛齋暨二曲者皆諸生耳其孤介絕

俗惟知以斯道爲已任鹽菴晦木未免有用違
其才之歎故或於論著間時一流露矧如太沖
者之爲孤忠爲碩德爲後世誦之念之之故老
如亭林者之爲孝子爲奇士爲天下可一不可
二之人哉當其時儒行文學中豈勵如斯數輩
而已然末節之有遯乎世外而或不近人情者
則概不列

釋史攬遺卷十三

列傳十三

傅山陽曲人字青主號沆廬別署朱衣道人亦曰公之宅亦曰石道人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飯少讀書上口卽成誦顧任俠見天下喪亂諸薦紳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與時媼嬰提學袁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乃約其同學曹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遂自伏闕陳情時撫軍吳甡亦直袁竟

得雪以是名聞天下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
復出已而良直任兵科山貽以書曰諫官當言天下
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良直瞿然卽疏劾首輔
周延儒及錦衣駱養性直聲大震山少長晉中得其
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不屑爲空言時晉撫
爲蔡懋德講學於三立書院因寇亟論及軍政軍器
之屬遂聽之歸曰迂哉公言非可以起行者也甲申
夢天帝賜之黃冠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繼
咸爲左夢庚挾至燕邸寄難中書曰晉士惟門下知

我最深益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山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始得免於是深自詫恨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眎天俛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如是者凡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亦遺

民也以不謹得疾死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嬾
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何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
等也又自歎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估畢朽之是則
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素工書自大小篆隸
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
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真轉流麗
稍臨之則已亂真已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
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此心術
壞而手隨之也棄去復學顏曰學書之法寧拙毋巧

寧魏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
山非塵言書也山旣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
以自活其子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入山樵采置書
擔頭休擔則取讀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之問
郎君安在曰少需俄而有負薪者歸山呼曰孺子來
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令之伴客寢則與敘中州文
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荅詰朝謝曰吾甚慙於
郎君也山故喜苦酒自稱老蘖禪眉亦自稱曰小蘖
禪或出遊眉與子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

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其家學
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籬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
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戊午

天子有大科之命時年七十有四當事薦之而眉以
病先卒山固辭稱疾有司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旣至
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在朝自相國而下
公卿畢至山臥牀不具禮遂以老病聞

詔免試許放還山且特予中書舍人以寵之廼臣曰
朝廷恩命出自格外徵君雖病其彊入一謝意不可

復令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以竹榻舁之入望見
午門淚涔涔下執政者掖之使謝則仆於地次日遽
歸在廷諸賢皆出城送之山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
無累哉旣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
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
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

應撝謙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仁和人父尙倫
故孝子撝謙生而有文在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
少卽以斯道爲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

志之士曰虞峻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恒爲狷社取有
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盛杭則讀書社小築
社登樓社然不過以文詞相雄長搗謙於其中稍後
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勵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
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搗謙終不肯入私
室母卒除喪始成禮性坦白直諒表裏洞然於遺經
皆實踐力行之不以勦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勸
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
言遽色所居勵足蔽風雨簞瓢屢空晏如也生平不

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兵象也奉親逃之
山中旣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
唯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著書
戊午閣學合肥李天馥同里項景襄以大科薦之興
床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却聘實病不能行俄撫軍
范承謨知其名又薦之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
憇夫所謂名高者海寧許令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
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旣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
也扁舟至其縣報謁令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乃浚

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令默然不怡旣出卽解維疾行弟子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卽至何忽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愠受之則非我心所安行已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稽叔子以志局召辭之則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撝謙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以視雌歸於故舊皆有所餽撝謙獨不受一日遇諸塗盛暑衣木棉衣蕉萃

躑躅御史者歸以越葛二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非盜跖物聊以消暑幸毋拒輒謝曰昨偶感寒耳感厚意然吾自有絺綌實不需卒舉還之及門弟子致多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素無厲忽來聽講門下弗納撝謙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酒如故一日醉持刀欲擊人於道洶洶莫能阻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及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

於此盡歸乎乃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
歲月有限歉然不足於心病革尙手輯周忠毅公傳
未竟而卒年六十有九

摭遺曰潛齋先生素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
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
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
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
潛齋集共如千卷嘗自作無悶先生傳益其自道
也其論易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亦別

自有名理先生踐履篤實涵養冲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

林時對字殿颺學者稱爲爾菴先生鄞人崇禎己卯庚辰連薦成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踰年以使淮藩出旋以憂去又踰年南都亾踰踰歸里魯王監國從戎江干累遷太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及事去杜門不出又十有八年而終方其少也執經倪文正元璐門下旣釋褐諸先哲皆重之多所指授常熟錢侍郎謙益聞其名招致之不遑於同官最

與劉中藻陸培沈宸荃相暱或曰冷官索莫何以自
遣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其居制歸里錢肅樂一見
契之及在科中時局正恣昏狂乃以輪對三上摺言
史督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
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
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
忠孝世家間關南來不當誣以傳會之說竝留中不
下當是時臺省混淆邪黨過半獨掌科熊汝霖掌道
章正宸清望謬謬顧皆引之爲助阮大鍼深惡之乃